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一季

辛弃疾的夏天

岳慧杰

辛弃疾，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南宋官员、将领及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他虽然是宋词中豪放派的代表，但他笔下对于日常风物的描写，也一样表现得率真、细腻，读来别有一番趣味。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夏夜清风徐徐，皓月悬空，皎洁的月光洒落枝头，惊扰了栖息的鹊鸟，振翅轻飞、簌簌作响。夜半微凉的风裹挟着阵阵蝉鸣，打破了夜色的静谧，却更衬得乡村夏夜清幽安宁。田间稻花盛放，清甜的香气漫溢四野，此起彼伏的蛙声喧闹热烈，仿佛在争相诉说着丰年将至的喜悦。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夏日村居，烟火氤氲，岁月安然。溪边良田青翠，长子躬身锄草耕耘，勤恳劳作；次子巧手翻飞，细细编织鸡笼，灵动乖巧。最惹人喜爱的是年幼的小儿，毫无孩童拘谨，肆意随性，慵懒地卧在溪边青石之上，慢悠悠剥着鲜嫩的莲蓬，天真烂漫、憨态可掬。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家三子的夏日日常，劳作的踏实、孩童的天真相映成趣。

“红粉靓梳妆，翠盖低风雨。占断人间六月凉，期月鸳鸯浦。”六月盛夏，满池荷花肆意盛放，粉嫩花瓣宛如佳人梳妆，清丽动人，层层翠绿荷叶亭亭如盖，遮蔽夏日风雨与骄阳。一池清荷独占人间盛夏凉意，溪水澄澈，鸳鸯戏水、悠然栖息，河畔风光清幽雅致。词人聚焦夏日荷

塘盛景，以清丽笔触描摹荷花的风姿绰约，定格了盛夏最治愈的景致。

“句里春风正剪裁，溪山一片画图开。轻鸥自趁虚船去，荒犬还迎野客来。”盛夏时节，山野溪山褪去燥热，焕发出盎然生机。清风拂面，温柔婉转，恰似春风裁景，将山河装点得清丽明媚。放眼望去，溪水潺潺、青山含翠，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徐徐展开。轻盈的白鸥自在翻飞，顺着空荡的小船悠然远去，山野间的犬儿温顺灵动，遥遥奔赴，迎接远道而来的山野访客。

“翠浪吞平野。挽天河谁来照影，卧龙山下。烟雨偏宜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待细把江山图画。”任职福州之时，词人泛舟西湖，邂逅了别样的盛夏山水。夏日草木繁茂，碧波翻涌，层层翠浪席卷平野，满目苍翠辽阔。卧龙山下，烟雨朦胧时山水温婉清幽，雨后天晴后，山河更显澄澈明媚，风姿绰约，宛如未嫁西施，清丽脱俗。词人驻足山水之间，沉醉于盛夏江山的壮阔秀丽，将湖光山色、烟雨晴景尽数收录笔下，既有夏日山水的婉约灵动，更藏着山河壮阔的磅礴气度。

辛弃疾的夏天，是蝉鸣蛙噪的乡野清欢，是稚子嬉闹的人间烟火，是荷风送凉的风物雅致，是溪山悠然的自然诗意，也是烟雨山河的壮阔风华。辛弃疾的夏天，藏着他对琐碎生活的赤诚热爱，藏着他对田园归隐的满心向往，更藏着褪去家国忧思后，与自然相拥、与岁月安然的通透心境。一生壮志未酬、半生浮沉辗转，他将尘世温柔藏于盛夏光景，让滚烫初心，妥帖安放于山河烟火之间。



“蚂蟥听不得水响”，这句话在我们乡下，连三岁娃娃都会说。

那年夏天，我刚从学校回来，光着脚丫踩在田埂上，泥土烫得脚底板发痒。父亲在远处喊：“下来扯秧！”我磨蹭着，心里直打鼓。昨天腿上那几条黑乎乎的东西，吸得鼓鼓囊囊，想起来就腿软，可又不敢不去。

水刚没过脚踝，凉丝丝的。我低头盯着水面，像侦探一样搜索，什么也没有，渐渐放松警惕，弯腰去扯秧苗。哗啦哗啦的水声里，我忘了蚂蟥这回事。等到腿上痒起来，已经晚了，两条，不，三条！有一条吸得正欢，身子已经胀成小指粗，暗红色的血在它透明的身体里看得清清楚楚。我尖叫着跳上田埂，用指甲去掐，它像牛皮糖一样，扯不断，甩不脱。父亲走过来，一巴掌拍在我腿上，“啪”的一声，那东西才卷成一团滚落下去。血顺着小腿往下流，止都止不住。

“用草扎着。”父亲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蹲在田埂上，用稻草紧紧扎住伤口，看着血慢慢淌开，心里恨得牙痒痒。

二狗子比我惨。那年我们在湖边洗澡，他正狗刨得起劲，忽然捂着屁股跳上岸。“蚂蟥！蚂蟥钻进屁眼里了！”我们围过去一看，果然，一条黑乎乎的东西半截在外面，半截已经没了进去。他娘急得直跺脚，又是灌煤油，又是抹锅底灰，那东西纹

丝不动。最后还是他爹点了一根烟，用烟头去烫，蚂蟥才“哧溜”一下滑出来。二狗子趴在床上哭了好几天，从此再不敢下水。

可蚂蟥这东西，你越怕它，它越来劲。后来我想了个法子——抓。不是用手抓，我找了一个竹筒，里面装上半筒石灰，别在腰上。下田的时候，只要看到蚂蟥爬上来，就轻轻拍掉，捏起来扔进竹筒。石灰一沾，它立刻蜷缩起来，发出细微的“嗤嗤”声，像是在哭。半天下来，竹筒里能装小半筒。

隔壁的周三叔更狠。他把抓来的蚂蟥带回家，倒进灶膛里烧。裹着石灰的蚂蟥在火里翻滚，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像炒豆子。他说：“烧成灰，看它还活不活！”可老人们说，蚂蟥烧成灰都能活。这话我是不信的。奇怪的是，那些老农民对蚂蟥好像无所谓。腿上叮着三四条，他们看都不看一眼，照样弯腰插秧。我问父亲：“不疼吗？”

“疼什么？蚊子咬一下还痒呢。”他连头都不抬。

我不行，我怕得要死。后来我离开了农村，去了城里，再后来，听说田里的蚂蟥越来越少了。

去年夏天回老家，特意去田边转了一圈，水田平平整整，秧苗绿油油的。我蹲下来看了半天，水面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

心里忽然有点空。

水田刺客

蒋妍臻



光与雨的私语

常玉国

午后，阳光正浓
天空蓝得淌水
云絮趴在浪尖打盹
雨丝突然从天际漏下来
千万根银线斜斜垂着
像谁把月光剪碎了
正往下晾晒
每粒雨滴都在发光
串成半透明的珠帘
阳光悄悄为雨丝镶上金边
看它们在风里跳细碎的舞
有人举着花伞驻足
伞面盛着跳动的光斑
孩子们早冲进雨里
笑声惊飞了叶尖的银钻
花朵把脸颊仰得更高
先接住阳光的吻
又接住雨珠的吻
每片花瓣都泛着甜
树叶垂着水晶滴
风过时抖落一串清凉
叶片亮得能照见
天空一半云一半蓝
太阳雨，是场仓促的约会
阳光与雨撞个满怀，写下
最短暂的浪漫诗篇

早餐变形计

赵仕华

鸡蛋在锅里炸开一朵云。
牛奶沿着杯壁爬成悬崖。
山东煎饼卷起整个北方，
番茄味的方便面煮出夕阳。
饺子在沸水里跳华尔兹，
手抓饼撕开层层黄金。
米粉缠绕筷子的手指，
凉面在醋里游成银鱼。
晴天把面包烤成焦糖，
雨天让蒸汽模糊了窗。
挑剔的孩子推开碗碟，
说今天不想吃那个圆月的月亮。
妈妈把剩饭倒进桶里，
快乐却还留在勺子上，不肯走。

